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鬼神傳
第十八回 畫圖啞偈 作鬼分家 暗謀先定 判斷明證

不題梅氏母子回家。且說滕大尹放告已畢，退歸私衙，取那一尺闊、三尺長的小軸，看是倪太守行樂圖：一手抱個嬰孩，一手指著地下。推詳了半日，想道：「這個嬰兒就是倪善述，不消說了。那一手指地，莫非說有司官念他地下之情，替他出力麼？」又想道：「他既有親筆分關，官府也難做主了。他說軸中含藏啞謎，必然還有做道理。若我斷不出此事，枉自聰明一世。」每日退堂，便將畫圖展玩，千思萬想。如此數日，只是不解。也是這事合當明白，自然生出機會來。一日午飯後，又去看那軸子。丫鬟送茶來吃，將一手去接茶甌，偶然失挫，潑了些茶，把軸子沾濕了。滕大尹放了茶甌，走向階前，雙手扯開軸子，就日色曬乾。忽然，日光中照見軸子裡面有些字影。滕知縣心疑，揭開看時，乃見一幅字紙，托在畫上，正是倪太守遺筆。上面寫道：

老夫官居五馬，壽逾八旬。死在旦夕，亦無所恨。但孽子善述，年方週歲，急未成立。嫡善繼素缺孝友，日後恐為所戕。新置大宅二所及一切田產，悉以授繼。惟左偏舊小屋，可分與述。此屋雖小，空中左壁埋根五千，作五壇。右壁埋根五千、金一千，作六壇。可以准田園之額。後有賢明有司主斷者，述兒奉酬白金三百兩。八十一翁倪守謙親筆。年月日押。

原來這行樂圖是倪太守八十一歲上，與小孩子做週歲時，預先做下的。古人云：「知子莫若父」，信不虛也。滕大尹最有機變的人，看見開著許多金銀，未免垂涎之意。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差人：「密拿倪善繼來見我，自有話說。」

卻說倪善繼獨佔家私，心滿意足。日日在家中快樂。忽見縣差，奉著手批拘喚，時刻不容停留。善繼推阻不得，只得相隨到縣。正值大尹升堂理事，差人稟道：「倪善繼已拿到了。」大尹喚到案前，問道：「你就是倪太守的長子麼？」善繼應道：「小人正是。」大尹道：「你庶母梅氏有狀告你，說你逐母逐弟，占產占房，此事真麼？」倪善繼道：「庶弟善述，在小人身邊，從幼撫養大的。近日他母子自要分居，小人並不曾逐他。其家財一節，原是父親臨終親筆分析定的，小人並不敢有違。」大尹道：「你父親親筆在那裡？」善繼道：「見在家中，容小人取來呈覽。」大尹道：「他狀詞內告有家財萬貫，非同小可。遺筆真偽，也未可知。念你是縉紳之後，且不難為你。明日可喚齊梅氏母子，我親到你家查閱家私。若厚薄果然不均，自有公道。難以私情而論。」喝教皂快押出善繼，就去拘集梅氏母子，明日一同聽審。公差得了善繼的東道，放他回家去訖，自往東莊拘人去了。

再說善繼聽見官府口氣利害，好生驚恐。論起家私，其實全未分析。單單持著父親分關執照，千鈞之力，須要親族見證方好。連夜將銀兩分送三黨親長，囑托他次早都到家來。若官府問及遺筆一事，求他同聲相助。這伙三黨之親，自從倪太守亡後，從不曾見善繼一盤一盒，歲時也不曾酒杯相及。今日大塊銀子送來。正是，閒時不燒香，急來抱佛腳。各各暗笑，落得受了買東西吃。明日見官，旁觀動靜，再作區處。時人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休嫌庶母妄興詞，自是為兄意太私。今日將銀買三黨，何如疋絹贈孤兒。

且說梅氏見縣差拘喚，已知縣主與他做主。過了一夜，次日侵早，母子二人，先到縣中去見滕大尹。大尹道：「憐你孤兒寡婦，自然該替你說法。但聞得善繼執得有亡父親筆分關，這怎麼處？」梅氏道：「分關雖寫得有，卻是保全兒子之計，非出亡夫本心。恩官細看家私簿數目，便知明白。」大尹道：「常言道：清官難斷家私事。我如今管你母子一生衣食充足，你也休做十分大望。」梅氏謝道：「若得免於饑寒足矣，豈望與善繼同作富家郎乎。」滕大尹分付梅氏母子：「先到善繼家伺候。」

倪善繼早已打掃廳堂，堂上設一把虎皮交椅，焚起一爐好香。一面催請親族：早來守候。梅氏和善述到來，見十親九眷都在眼前，一一相見了。也不免說幾句求情的話兒。善繼雖然一肚子惱怒，此時也不好發洩。各各暗自打點見官的說話。等不多時，只聽得遠遠喝道之聲，料是縣主來了。善繼整頓衣帽迎接。親族中，年長知事的，準備上前見官。其幼輩怕事的，都站在照壁背後張望，打探消耗。只見一對對執事兩班排立，後面青羅傘下，蓋著有才有智的滕大尹。到得倪家門首，執事跪下，吆喝一聲。梅氏和倪家兄弟，都一齊跪下來迎接。門子喝聲：「上去！」

轎夫停了五山屏風轎子，滕大尹不慌不忙，踱下轎來。將欲進門，忽然對著空中，連連打恭。口裡應對，恰像有主人相迎的一般。家人都吃驚看他做甚麼模樣，只見滕大尹一路揖讓，直到堂中。連作數揖，口中敘許多寒溫的言語。先向朝南的虎皮交椅上打個恭，恰像有人看坐的一般，連忙轉身，就拖一把交椅朝北上位排下。又向空再三謙讓，方才上坐。眾人看見他見神見鬼的模樣，不敢上前，都兩旁站立呆看。只見滕大尹在上坐拱揖，開談道：「令夫人將家產事告到晚生手裡，此事端的如何？」說罷，便作傾聽之狀。良久，乃播首吐舌道：「長公子太不良了。」靜聽一會，又自說道：「教次公子何以存活？」停一會，又說道：「右偏小屋，有何活計？」又連聲道：「領教，領教。」又停一時，說道：「這項也交付次公子？晚生都領命了。」少停，又拱揖道：「晚生怎敢當此厚惠。」推遜了多時。又道：「既承尊命懇切，晚生勉領，便給批照與次公子收執。」乃起身，又連聲作數揖，口稱：「晚生便去。」眾人都看得呆了。

只見滕大尹立起身來，東看西看，問道：「倪爺那裡去了？」門子稟道：「沒見甚麼倪爺。」滕大尹道：「有此怪事？」喚善繼問道：「方才令尊老先生，親在門外相迎。與我對坐了，講這半日說話，你們諒必都聽見的。」善繼道：「小人不曾聽見。」滕大尹道：「方才長長的身兒，瘦瘦的臉兒，高顴骨，細眼睛，長眉大耳，朗朗的三牙須，銀也似白的。紗帽皂靴，紅袍金帶，可似倪老先生模樣麼？」嚇得眾人一身冷汗，都跪下道：「正是他生前模樣。」大尹道：「如何忽然不見了？他說家中有兩處大廳堂，又東邊舊存下一所小屋，可是有的？」善繼也不敢隱瞞，只得承認道：「有的。」大尹道：「且到東邊小屋去一看，自有話說。」眾人見大尹半日自言自語，說得活龍活現，分明是倪太守模樣，都信倪太守真個出現了。人人吐舌，個個驚心。誰知都是滕大尹的巧計。他是看了行樂圖，照依小像說來，何曾有半句是真後。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聖賢自是空題目，惟有鬼神不敢欺，若非大尹假裝詞，逆子如何肯心服。

倪善繼引路，眾人隨著大尹，來到東邊舊屋內。這舊屋是倪太守未得第時所居，自從造了大廳大堂，把舊屋空著，只做個倉廳，堆積些零碎米麥在內，留下一房家人看守。大尹前後走了一遍，到正屋中坐下。向善繼道：「你父親果是有靈，家中事體，備細與我說了。教我主張，這所舊宅子與善述，你意下如何？」善繼叩頭道：「但憑恩台明斷。」大尹討家私簿子細細看了，連聲道：「也好做大家事。」看到後面遺筆分關，大笑道：「你家老先生自家寫定的，方才卻又在我面前，說善繼許多不是，這個老先生也是沒主意的。」喚倪善繼過來：「既然分關寫定，這些田園帳目，一一給與。善述不許妄爭。」梅氏暗暗叫苦，方欲上前哀求，只見大尹又道：「這舊屋判與善述，此屋中之所有，善繼也不許妄爭。」善繼想道：「這屋內破家破火，不值甚事。便堆下些米麥。一月前都崇得七八了，存不多兒，我也夠便宜了。」便連連答應道：「恩台所斷極明。」

大尹道：「你兩人一言為定，各無翻悔。眾人既是親族，都來做個證見。方才倪老先生當面囑付說：『此屋左壁下，埋銀五千兩，作五壇。當與次兒。』」善繼不信，稟道：「若果然有此，即便萬金，亦是兄弟的，小兒並不敢爭執。」大尹道：「你就爭執時，我也不准。」便教手下討鋤頭、鐵鍬等器，梅氏母子作眼率領民壯，往東壁下掘開牆基，果然埋下五個大壇。發起來時，壇中滿滿的，都是光銀子。把一罇銀子上秤稱時，算來該是六十二斤半，剛剛一千兩足數。眾人看見，無不驚訝。善繼益發信真了：「若非父親陰靈出現，面訴縣主，這個藏銀，我們尚且不知，縣主那裡知道？」只見滕大尹教把五壇銀子，一字兒擺在自家面前，又吩咐梅氏道：「右壁還有五壇，亦是五千之數。更有一壇金子，方才倪老先生有命，送我作酬謝之意，我不敢當，他再三相強，我只得領了。」梅氏同善述叩頭說道：「左壁五千，已出望外。若右壁更有，敢不依先人之命。」大尹道：「我何以知之？據你家老先生是恁般說，想不是虛話。」

再教人發掘西壁，果然六個大罇，五壇是銀，一壇是金。善繼看著許多黃白之物，眼中盡放出火來，恨不得搶他一錠。只是有

言在前，一字也不敢開口。滕大尹寫個照帖，給與善述為照。就將這房家人，判與善述母子。梅氏同善述，不勝之喜，一同叩頭拜謝。善繼滿肚不樂，也只得磕幾個頭，勉強說句：「多謝恩台主張。」大尹判幾條封皮，將一壇金子封了，放在自己轎前，抬回衙內，落得受用。眾人都認道真個倪太守許下酬謝他的，反以為理之當然。那個敢道個「不」字。這正叫做：鷸蚌相持，漁人得利。若是倪善繼存心忠厚，兄弟和睦，肯將家私平等分析，這千兩黃金，弟兄大家該五百兩，怎到得滕大尹之手？白白裡作成了別人，自己還討得氣悶，又加個不孝不弟之名。千算萬計，何曾算計得他人，只算計得自家而已！

閒話休提，再說梅氏母子，次日又到縣拜謝滕大尹。大尹已將行樂圖取去遺筆，重新技過，給與梅氏收領。梅氏母子方悟行樂圖上，一手指地，乃指地下所藏之金銀也。此時有了這十壇銀子，一般置買田園，遂成富室。後來善述娶妻，連生三子，讀書成名。倪氏門中，只有這一枝極盛。善繼兩個兒子，都好遊蕩，家業耗廢。善繼死後，兩所大宅子，都賣與叔叔善述管業。里中凡曉得倪家之事本末的，無不以為：「終須報」。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從來天道有何私，堪笑倪郎心太癡。忍以嫡兄欺庶母，卻教父死算生兒。